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

「即是」與「不異」

青楓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，僅二百六十字，但我們都曉得，這二百來字真可謂有千斤重，是千斤重的份量也。我讀「心經」時總覺得，開首一句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這已經是把主題思想、核心價值總結出來。是不是這樣？

修智：可以是這樣。不過緊隨以下說的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

「心經」的着眼點並不在解釋何謂色，或色如何構成。我打個譬喻，有些課程如果在幼稚園、小學都已教過了，那麼讀大學之時還要重複這些課程嗎？

青楓：既然“心經”的着眼點，在於如何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「即是」與「不異」？

修智：很多心經的註釋都沒有解釋為甚麼「即是」，為甚麼「不異」。我們用一個簡易

荷蘭杜鵑

步上妙法寺蓮花大殿禮佛。在殿內看到一盤粉紅色花瓣而又以鮮艷欲滴的紅裙「勾勒」起來，使這個明亮大殿更添增幾分生趣！——花不在多，適當地擺設一兩盤便有耀眼奪目的感覺。

——這紅艷艷的是什麼花？

它，名字是荷蘭杜鵑，是西洋杜鵑的一種，它產自荷蘭，便以此命名了。荷蘭杜鵑喜歡溫暖，濕潤，以及空氣流通得好的地方，我們可以勤些為它噴水，不宜猛烈陽光直照。

這些西洋杜鵑，假如你是寫畫的，則最適宜以水彩畫來繪畫，那淋漓的色塊能發揮出它的特性；國畫裡的重彩與水墨亦宜。你試試看？



明瞭的例子來談談「即是」與「不異」。「色」，譬喻為病，而「空」就是藥。有病則以藥醫治，藥乃醫病之用，倘健康無病，則沒有可用藥之處。即使以藥治病，當病已痊癒，則不應再服藥，倘繼續服藥，則反而引伸別樣的某種病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意在藥喻「空」、病喻「色」，故此，健康之時，「無病」亦無，而況醫藥。「健康」喻解脫清淨自在。此亦是着重談論甚麼病，而在於原則性，有病即須以藥醫治。「不異」，即是「不兩樣」。例如說：「某甲做事很認真，某乙與某甲沒有兩樣。」其含意即是說某乙做事亦很認真。因此在「做事很認真」方面，某甲不異某乙、某乙不異某甲。類此，「色」不可貪、不可執、不可著；「空」亦是不可貪、不可執、不可

著，故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

青楓：「不異」兩字本來就不難理解，不就是“不兩樣”的意思嗎！不明白有些人為什麼解說得那麼“玄”。

修智：我們提到一個「空」字，也往往立即聯想到清淨去，所謂「空淨」是也，其實也不盡然。空，不是清淨，它是能使你健康的藥，只有身體健康了，不用藥了，這才能得到清淨，如果對治之後，你仍不丟去藥（空），會健康嗎？能清淨嗎？

青楓：不會，所以藥本身也可以是病。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亦復如是。

修智：照見五蘊皆空，在於離染著之心，不作惡業，則無苦果，解脫清淨。如大般涅槃經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

奇特的曲棗

妙法寺「心經園」裡，你留心點、仔細點看，將會發現兩棵很奇特的樹木，分別栽種在「心經園」的左右兩邊。

——怎樣奇特？

它的主幹與一般樹幹的外表沒有多大分別，其他的枝却很不一樣了，它的枝全都是彎彎曲曲的。有些遊人看了，還以為是我們把它弄成這樣兒。



不是呀，它是天然的扭曲棗樹，所以，這兩棵棗樹，又名為「曲棗」。稱之為「曲」棗，也有另一個原因，是它來自山東，提起山東便很自然地聯想到孔子的故鄉——曲阜。

「心經園」這兩棵曲棗，可以令我們想到曲阜與孔子，頗有意思。這些日子，這彎彎曲曲的曲棗開出翠嫩嫩的綠葉來了，這可又是另一番別緻的觀賞。

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習應性空，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

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習應七空，所謂：性空、自相空、諸法空、無所得空、無法空、有法空、無法有法空，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

佛告舍利弗：菩薩摩訶薩習應七空時，不見色若相應、若不相應，不見受想行識若相應、若不相應；不見色若生相、若滅相，不見受想行識若生相、若滅相；不見色若垢相、若淨相，不見受想行識若垢相、若淨相；不見色與受合，不見受與想合，不見想與行合，不見行與識合。何以故？無有法與法合者，其性空故。

舍利弗！色空中無有色，受想行識空中無有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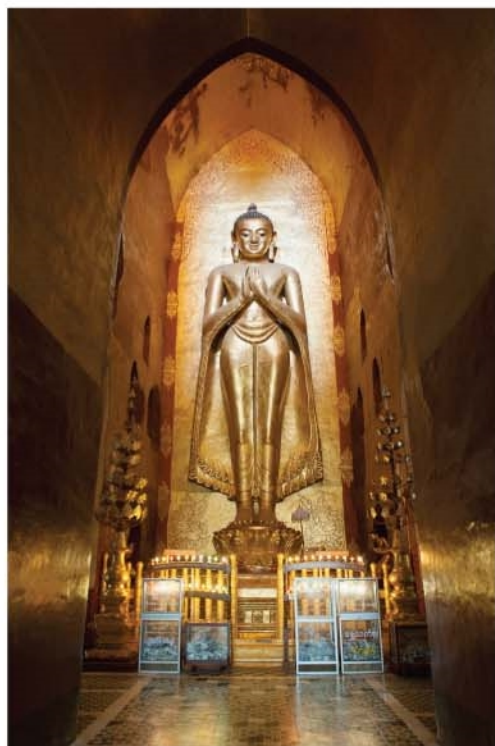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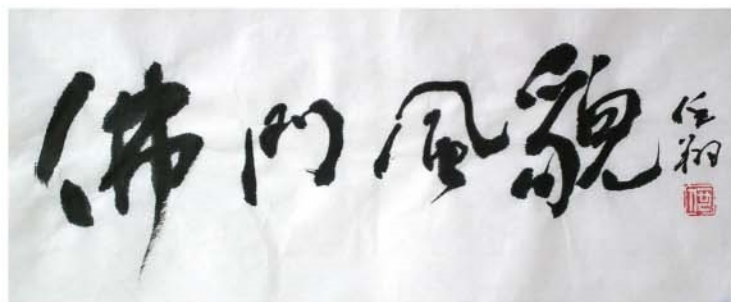
舍利弗！色空故無惱壞相，受空故無受相，想空故無知相，行空故無作相，識空故無覺相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色不異空、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亦如是。

舍利弗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

是空法非過去、非未來、非現在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亦無無明、亦無無明盡，乃至亦無老死、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亦無智亦無得，亦無須陀洹無須陀洹果，無斯陀含無斯陀含果，無阿那含無阿那含果，無阿羅漢無阿羅漢果，無辟支佛無辟支佛道，無佛亦無佛道。

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如是習應，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

妙法寺將於藝廊舉辦



李志榮攝影展

時間：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至七月五日

如果你有機會到各地旅行，特別是在亞洲的一些地方，我建議你抽出一點時間到佛門走走，即使是走馬看花式的，又或者祇是看看外貌，這也很好，最少你認識到各地之佛門建築，很不同，很有自己國家地區的民族風格，這就不僅僅是寺院佛門的建造問題了，這同時也可以看到各地不同的生活取態。

攝影家李志榮不僅在中國大陸「呢度去，個度去」，他還在世界各地獵影。

李志榮說：我特別喜歡拍攝亞洲各地的佛門風貌，那些建築不僅是美不勝收，且從這些攝影裡也可以讓我們了

這是蒲金阿南達塔內的佛像，是於一〇九〇年，根據佛祖原型創作的，莊嚴肅穆，是緬甸佛像的代表作之一。



緬甸蒲金的佛塔群，十分壯觀。



緬甸茵萊湖的湖邊佛塔，不僅莊嚴，且是與當地民眾的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這裡遺世獨立，有「緬甸桃花源」之稱。

解當地人的生活特色，把兩者結合起來，可為攝影作品增添更多的文化內涵。

他這樣說，令我忽然有所構思：「對呀，對呀，佛誕（農曆四月初八）快來臨了，正好在這段時間讓我們籌劃一個與佛門有關的展覽。李先生既然拍攝了不少佛門風貌照片，何不來個專題展？」

就這樣，我們決定辦這個——「佛門風貌

——李志榮攝影展」，選取了三十多幅以亞洲為主的佛門照片，在妙法寺藝廊辦一個展覽，讓信眾過一個愉快的佛誕假期。

「佛門風貌」攝影展將安排在五月十八日（星期一）開始展出，直到七月五日。

這裡先行刊登這次影展其中四幅作品，讓大家先睹為快。



這是在青海「熱貢藝術發源地」同仁縣的隆務峽上拍攝的，環境很美，峽谷間峭壁山石奇異，在這樣的地方繪畫上唐卡，別有一番感受。

花神

看着那一叢叢紅艷艷的鶴頂蘭，忽然有一個問題在腦海中浮現——是不是天上人間真有一位「花神」的？「花神」又是怎樣支配這千姿百態的花朵？

我看，「花神」一定是一位擁有生花妙筆的丹青高手，他滿腦子的奇思妙想——

這朵花呀，最好是大紅大黃，其中又在金黃底上點上紅點，或者一片花瓣一邊紅一邊黃的，造成鴛鴦色效果……唔，一定好看！

於是，我們便有了今天看到的美人蕉。

眼前這鶴頂蘭呢？也許「花神」在想：大多數的花，是一朵一朵一叢一叢不規則地綻放開來，好，我這一次要使它東、南、西、北四面開花……於是我們便見到鶴頂蘭開出的花朵真是多麼的與別不同呀！你看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工工整整地放射開來，不是「妙筆生花」之下的奇思妙想，能這樣有趣嗎？——我抬頭望天，仿佛看到這「花神」在翹翹直直地笑。





雙重損失

一位旅客在旅途中聽到路邊傳來一陣悠揚悅耳的歌聲，像秋日的晴空一樣明朗，又像夏日的泉水一樣甘甜。

旅客於是順着歌聲的出處走，尋找到了那位歌者。

歌者微笑着接待了那位旅客，並請他到家中小坐品茗。

旅客於是問：「先生，從你的歌聲聽來，你的心間充滿快樂自在。是不是你的事業和家庭都很美滿、很如意？農活的收成也很好？你好像沒有經歷什麼挫折或不順心的事。煩惱和憂愁都沒有叩過你的家門呢！」

歌者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不，你錯了，其實就在今天早上，我還丟了一匹馬呢，那是我唯一的一匹馬。」

「唯一的一匹馬都丟了，那你還能唱歌？」

「我當然要唱了。你試想想：我已失去了心愛的馬，如果我再失去平日的好心情，那我豈不是要蒙受雙重損失了嗎？」

語云：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」。很多時候，事情的結果往往與我們的期望有所出入。達摩祖師亦曾言：人生起落在所難免。成敗得失，背後都有其因緣。與其因失敗或挫折而沮喪失落或怨天尤人，倒不如冷靜地觀照一下挫敗背後的因緣，並努力改善這些因緣或相關條件。

多種善因，廣結善緣，日後成功的機會就會更大了。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（敬告讀者：本文作者因事暫別專欄，感恩讀者的厚愛和包容。李焯芬敬拜）



學習榜樣

李焯芬教授為我們寫「人間禪語」，一寫就是八年。八年呀，可不是一個短少歲月。

在過去八年，每次接到教授傳來的稿件，我無論正在忙着什麼，總會放下，第一時間拜讀。

李教授給我兩個深刻印象，不，應該說是給我兩個很好的學習榜樣。第一，他甚有時間觀念，八年來從不脫稿，依時依候地傳過來。大家都曉得，李焯芬先生是大忙人，社會上有不少文化事務他都參與，但他却又安排有序且不會在意別人的閒言閒語，——這一點修養，是真正的難能可貴。其二，李教授「佛學心得」，文字風格平易近人，他從不擺出一副「教授樣子」，他「非常的人間」、「非常的入世」。

我常說：何謂「深入淺出」？「深入」者，是我們不但吸納研習知識學問要深入，重要的是，我們要把深澀學問消化後以淺白方式告訴別人，又或者說是開導別人吧？但無論如何，不要板着臉孔「教」人，更不要「故作高深」。從李教授的著作裡，我們可看不到那種「『師』氣橫秋」。他是我的學習榜樣。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

壇經密碼之十

“六祖壇經”，簡稱“壇經”。

此“經”對於佛教來說，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。但如果說它“離經叛道”，則似乎過火。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，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。時下注釋“壇經”的著作，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，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。

青楓謹識

不離自性

開啟「壇經密碼」之「匙」，人人本有，祇是我們一時「迷」了，茫茫然而不知手上早已拿着「匙」，也不曉得「門孔」在哪裡！

《壇經》「行由品」有這樣一節話：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滅；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其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一連用上五個「本」字，那是一而再地告訴我們：一切本來就有——本已具足，但我們偏偏捨近圖遠地迷了心。惠能大師更用極其淺白的言語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」

既然兔子是沒有角的，我們尋找不就是徒勞嗎？蘇東坡那首詩：「廬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；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烟雨浙

江潮。」即是告訴我們原來自身本已具足，要覓便該向心中覓而不是外求。「本不生滅」這句，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。如果凡事做到這無分別心，不就是清淨嗎？眼前重重迷霧，使我們迷失了方向，那麼《壇經》便是撥開迷霧的那一把「扇」了，它煽走了迷霧，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真正的「實相」。所以《壇經》本身便是一把打開「心鎖」的匙。

如果你從「敦煌本」的《壇經》裡尋覓，將不會找到上述的「五個『本』」的內容。

「敦煌本」的《壇經》是被視為當今被發現最早版本，萬餘字，而往後的多個版本，「加鹽加醋」地添加起來，有多達二萬餘字的，足有一倍之多，這「添加」不可謂不厲

害。不過，你可以感覺到的，儘管這添加是如此的多的，其實是豐富了原有的內容，在原有的精神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說明與解說，好讓惠能的學說來得更「真切」。

且來比較一下「行由品」裡這一小節。在「敦煌本」裡，祇是簡單地交代——

「五祖夜至三更，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，惠能一聞言下便悟，其夜受法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法及衣以為六代祖。……」

這裡祇簡單地「交代」，但後來的版本呢？戲劇化得多了，說五祖潛至碓坊(為何用一個「潛」字？這可添上不少神秘色彩與詭異氣氛)，然後問惠能：「米熟未？」再敲三下，

表示三更時分入方丈室見他。為增加「戲劇效果」，入室後還要以袈裟遮窗戶不讓外人見，然後才授金剛經。

但「敦煌本」則祇有一句：「五祖夜至三更，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。」如此而已。至於緊接下來的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的一整段，完全是「無中生有」，敦煌本根本不著一字，但，所謂「無中生有」其實是「有」。「有」什麼？有惠能大師的哲學理念也！我們可從中也體會到一點——有些所謂「有」，其實是「沒有」；「沒有」也其實是「有」，……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

即使不常接觸舞藝，相信也聽過「雲門舞團」。台灣的「雲門」，是甚具創意的舞蹈團體，它已經不僅是舞藝，還是一個象徵，它象徵着藝術的創意與生命力。

創辦人林懷民，很年輕的時候是寫小說的，我看過他二十來歲時寫的一本短篇小說集，從文學角度言，已經可以看到他的潛質，倘若他專注於此，不難造就出另一位白先勇。

前些日子，在電視上看到高志森訪問林懷民。林先生的一則話，對我起啓悟作用。他說(意謂)：

「我是寫小說出身的，前二十年，受文字影響；後二十年着意地把文字洗掉。」

「把文字洗掉」，就是指在雲門舞蹈裡不再「說故事」，純然以舞蹈語言來表達「舞蹈自身的內容」。它令我想到的是寫畫，寫畫也可以洗掉文字(文學)而純然以繪畫符號去表達內容嗎？那麼，這「內容」又是什麼呢？可以與文字無關嗎？一如舞蹈也可以與「故事」無關嗎？——林懷民說：後來發覺，原來用舞蹈來說故事，是很笨之事。

那麼，令我想到的：用繪畫來說「故事」(或者是文學內容)，是不是也同樣是很笨之事？——我在認真地思考這問題。長期以來，我們鑽研「文人畫」，不但沒有擺脫文學在畫面上的結合，且還極力地靠攏，這是一個傳統的延續。

我們即使研究「現代文人畫」，有沒有可能徹底地擺脫那種與文字(或者文學)結合的作為切入點？——我，茫然！

如果我們「折衷」地把「文學」兩字轉化為「文化」——無論是哪一種藝術形式都以自身的符號去表達「文化」，可不可以作這樣的理解與追求呢？譬如抽象畫。我們可不可以用「逆思維」去思考這問題？

六祖惠能大師如果不是大膽地擺脫傳統的想法，如果仍然沿着前人的路，一步一腳印地「沿此路過」的伸延下去，我想充其量在「佛世界」裡又多一位高僧、多一位大師而已，怎也掀不起一場驚天動地、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大變化，惠能的「逆思維」思考，把禪宗引上一個新台階、新境界，那才是真正的「大師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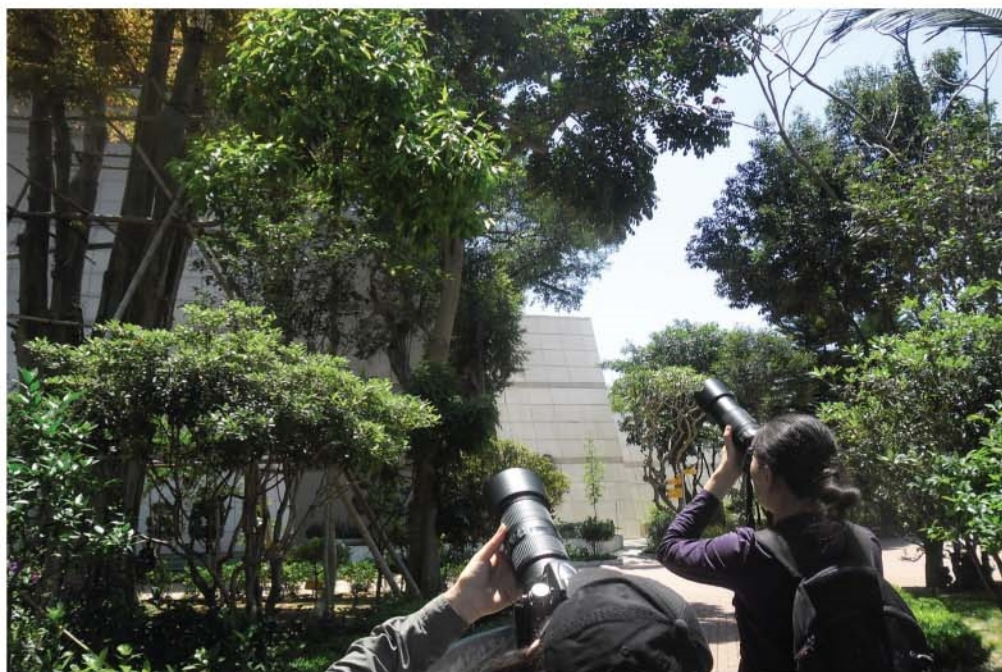
新 思 維

花·草·有·情

如果你喜歡花草樹木，那麼妙法寺園林可以說是樂園了！特別是倘若你是拍友的話，這裡更是「拍友樂園」。

往往見到一些拍友「長火」、「短火」聚精會神地獵影。對於「發燒友」來說，除了愛好天文地理的觀星者最有耐性之外，看來「拍友」也可以列入「耐性一族」。日前，在妙法寺看到兩位女拍友拿着「長火」，對準樹梢，屏息靜氣地等待。等待什麼呢？我好奇地在旁邊察看，原來，她們在等待樹頂上那隻小鳥把身轉過來。

在妙法寺園林裡，除了可以獵取動感十足的流水、錦鯉、白鴿、雀鳥之外，其實那些花草樹木同樣的充滿生趣，你甚至不必理會它是什麼花草、什麼樹木，陽光下，都呈現出一派生機——這園林有一個特色，不是非名花名樹不栽種，好些時候，你在一些角落還會看見滿有生機的「閒花野草」，你甚至不必理會它「姓甚名誰」，它總是向你展露和顏悅色，這不就是花草有情了嗎？



一葦渡江？

我們提到達摩禪師總會自然地聯想到四件事——

- 一、與梁武帝的對話；
- 二、一履歸西；
- 三、一葦渡江；
- 四、在少林寺面壁九年。

與梁武帝談「何謂功德」，此事有歷史記述，不必置疑；「面壁九年」也是有可能之事，祇是傳說中把他的面壁越傳越「神」，怎麼可能一動不動地面壁九年！

所謂「面壁九年」，是指達摩以觀照作為修行，經常面壁打坐吧！

傳說總是無奇不有的。因為達摩寄住於少林寺，於是把少林武功也拉扯過去了。

既然有一句說話是「衣鉢真傳」，則達摩作為禪的初祖，以下有五代傳人，按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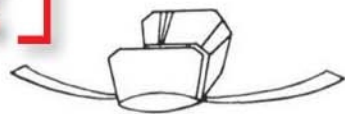
這五位傳人，包括六祖惠能大師都應該懂武功吧？否則何謂「衣鉢真傳」？但我們從記載中可有見到「武功真傳」的？都沒有！所以，說達摩是「武功高人」那就等於得個講字。

日前，與韋基舜先生聊天，他談到的「達摩傳聞」，總覺得他言之有理，譬如說，長期以來佛門中人都是火葬的，那怎麼會有挖開泥土，揭開達摩棺木而看到棺內祇有一隻鞋？這算得是「大話西遊」了。

「韋翁」說：看歷年來一些畫家畫達摩「一葦渡江」，總是見到達摩踩在一根蘆葦上踏江而去。這也是把人物神化了。我們曉得，有把小船稱為「葦」的，則「一葦渡江」是不是說達摩坐小船渡江呢？如果是這樣才合乎情理。

「韋翁」的說法，我們不妨思考一下。

「俾個官你做！」



有些詞語，特別是坊間的俚語俗語，因時移勢易，在使用上也起變化。

昔日，如果你說：「俾個官你做！」嘩，得了！三叩首也未能充分表達你的謝意。但現在呢？

日前，在畫友一個宴會上，有畫友開玩笑曰：

「今時今日呀，你想害人、整蠱人，有一句說話真係好使好用，這句話就係——俾個官你做！」

外地人聽來，可能莫名其妙，但香港人則心領神會！

今時今日的香港真是做官難，做局長是難中之難，你想害人？不妨向對方說：「俾個官你做！」

生命力

在港島上環、西環一帶，你可以看到好些在石牆邊生長起來的榕樹。

它們並不是「腳踏實地」的生長在泥土裡，它們祇是在石縫間生長起來，而且不是小小的枝葉，却是看起來頗為粗壯的，再加上它們一把把氣根垂下來，那份氣勢，令人看了真夠激賞之餘，更會有陣陣感動，它們有頑強生命力，那樹幹，即使不能讓它往下垂生，它還可以挨着牆壁橫生開去，生命力是如許的頑強，如許的不屈不撓，還有，它們綠葉成蔭的粗壯生長，也同時為行人遮擋陽光。它更有一個神奇現象——氣根落地之後，會深入泥土，然後又變成樹幹。

榕樹啊，你可以是人類的學習榜樣，你堅強不屈的生命力，可教我們人類慚愧再三。還有，還有啊，你在沒有什麼泥土的惡劣環境下生長起來，然後以綠葉成蔭的為路上行人遮風擋雨，這可是慈悲心腸。





路邊修行的蘇五雲

如果你漫步港島荷里活道近文武廟處，你可能看到他——蘇五雲，一個在路邊繪畫的「修行者」。

我好幾次都看到他，也禁不住與他攀談起來。

原來，這位蘇先生原是頗有名氣的「廣告人」，但幾年前，萬緣放下，特別是在妻子病逝後，他更一心一意地在這街邊繪畫。

問：「你這樣繪畫，不怕別人打擾嗎？」

「不怕，不但沒有什麼可怕，反而會覺得能夠這樣不時與遊人、觀看者談談，還會來得開心，不管你是本地人還是外地遊客，大家都覺得愉快，就當是路邊修行吧！」

一塊長板，擱在木條檯上，那就成了他的畫枱。

問：「你為何總是繪畫長條畫的？有什麼特別原因嗎？」

「沒有特別原因，祇是覺得長條畫適宜在這路邊牆壁擺設吧！」

蘇五雲能說英語，所以不少外地遊客跟他交談起來，沒有障礙，這無形中也把我們的「國畫」藝術推介開去，很好呀！

他家住赤柱，除了風雨天外，每天都依時依候地來到這地方寫畫。

路邊修行，這本身也是很好的一個修行方法，不過，為什麼一定要在這裡？也許這本身也要「修行」一下吧？

「龍門」 依舊

人，到了一把年紀之後，很自覺地便懷舊起來，到西區——西營盤、石塘咀、堅尼地城等地行行走走，在今天，連西區地鐵也通車了，交通方便了，懷舊心情濃，於是一有空檔便拿着相機懷舊去。

如果不好好地說明一下，你看了本圖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。是的，「懷舊」兩字，就好像我們旅行的「名勝遊」，你先了解這地方的歷史，遊起來才會有趣味！

——增進知識文化的趣味。

好，說回本圖。這地方是西營盤高街的一個遊樂場，這個足球場已鋪上薄膠片，很像人造草的，我六十年前，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就曾經在這裡「吃過波餅」，今生今世都難忘的痛，兒童時，家住西營盤第一街，經常走上這比第三街更上一街的高街去，就是在這遊樂場玩耍，那時是隨「飛仔」表哥在這裡放風箏，經常以「玻璃綫」跟人家別紙鳶。六十年後，我專誠來到這地方，在當年「吃波餅」處拍下這照片。

——「外貌早已改變，情懷未變」……彷彿鄭國江寫的那首「似水流年」又在身邊揚起，特別是看到這個殘舊、破落的「龍門」，這可是六十年前的那個支架？

本圖還有一點值得向大家介紹的——球場上那一排樓房你知道是什麼嗎？它是政府的西區綜合大樓，但六十年前，這大樓便是「瘋人院」，當年我每次來到這花園仔，總是抬頭看看她們，他們會不時地向路人微笑揮手。後來，青山醫院有了，這精神病院便搬了過去。人去樓空之後，還經常傳出「鬧鬼」，不少「鬼片」也在這裡取景。後來，經過了脫胎換骨的大修葺後，美侖美奐，明亮光猛，「鬼」都搵地方搬啦！



濤聲依舊

港島有一個區域，最近熱鬧地惹人注目，這是西環。

西環是個什麼地方？以前是個脂粉地，有所謂塘西風月。戰後，儘管其他區域慢慢地發展開來，而偏於一隅的西環，彷彿把時空留住的停了下來，六十年代還好，最少這裡有太平戲院、金陵戲院，七十年代後也慢慢消失了，而均益貨倉、廖創興貨倉也早已改建為住宅，眾多的舊樓，更隨着歲月而殘舊下去。

今天，連西環這個港島偏遠地也有地鐵「龍脈」，把這久遺了的地方再度興旺起來。

日前，坐在新開通的地鐵到西環去看看，電車依然那樣叮噹叮噹的慢慢走，還有什麼是必然的「依然」？——有，濤聲依舊，拍岸浪濤的聲音，沒有改變。



「保留軀壳」？

特區政府致力把一些值得保留的建築物保留下來，這是對文化、對歷史的尊重。

在重修上的確花上不少心思，當然也花費了不少金錢。很可惜，有些保留下來的建築物却給人一個「保留軀壳」的感覺，原因是場地並非作為大眾可以參與活動的場所，有些更以高級餐廳的姿態出現。

這樣的保留，真可以稱之為「沒有靈魂的軀壳」了。

我個人以為，所有保留下來的建築物，首要考慮的是如何與大眾文化活動的參與結合起來。



冊

我們的方塊字，探本溯源，十之七八與形象有關，又或者以音轉過來吧！

當我們一看到這個「冊」字，便會立即聯想到竹簡，把一片片簡用繩子穿起來，不就是像這個「冊」字嗎？在未發明印刷紙張之前，所有書寫都寫在竹簡上，而把它串連起來便成「冊」，直至今天，我們仍沿用這「冊」字的解讀，譬如「一冊書」。

這個「簡」字，既然用「竹」字頭，可以想到必然與竹有關呢吧！書寫用的「簡」便是「竹片」，我們看以春秋戰國時期作背景的歷史劇，也經常看到「竹簡」。文天祥有著名詩句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汗青者，竹簡也！製造竹簡，是把竹片烤起來，那些竹青便會出水，有如冒「汗」，把這些「汗」及青除掉，這簡片便用作寫字了，所以竹簡又稱之為「汗青」。

噢，提起這個「簡」字，又想起一個詞語：「簡單」。簡單也與竹簡有關係嗎？——有，把竹簡一條條串起來便成「冊」，但如果那竹簡內容祇有一行字，這就稱為「簡單」了。有趣不？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